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第四卷目録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呂顧玉㚟亭　朱丕戴菊隆仝校

讀齊風二則

齊風十一章集傳引用序說皆小異而大同謂朱子有意折毛公之角操鄭氏之戈其然豈其然乎

樂記師乙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余謂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子之在齊聞韶是爲一証且師乙所謂商者即宋也宋公䪷鐘因顓頊六䪷之樂命名可見其能識五帝遺聲矣齊風自鷄鳴外逐利而爭就文義而反求之是即吾儒審音之道

鷄鳴三則

鷄鳴猶關雎也當屬齊之正風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具此深情曲筆

詩傳云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葢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也按史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公旣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竪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桓死不棺尸蟲出戶釀其禍者衛姬也烏足當賢妃之稱而以是詩屬桓乎

白雲許氏云匪維鷄之鳴亦有蠅飛之聲好爲新說而未識詩人措語之妙會且歸矣集傳最得神理然亦本諸鄭箋許

氏改鄭從毛而愈失之

還四則

子之還兮齊詩作營因而訓之為往詎知還字不獨對下二章茂字昌字兼與本章儇字對舉

漢地理志峱作嶩顔注作巙董氏曰峱山在齊之郊名物疏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

說者動以田獵為刺愚不謂然以之講武宣王致美車攻以之奉祭孔子不廢獵較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反則宜指為大戒耳錄此詩葢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著三則

呂氏讀詩記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据此則亦新婚之詩安見其爲刺不親迎若云作自新婦更貽從臼三言之笑矣雖然禮重親迎所謂從大處立議者姑從序說可也

据班固地理志以著爲地名汪濟南郡之著縣也此爲魯莊親逆婦姜而作國君親逆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娶於母家齊女待年未及莊公則年幾四十矣前在喪中親爲納幣丹楹刻桷宗婦覿用幣種種越禮以爲誇美之具然則俟我于著克耳以素尚之瓊華剌親迎也而反

云刺不親迎乎小序刺時也一語最合後說乃衛宏妄增緣簡編在南山之前先儒竟無駁正者

老蘓於歐公齋拈得而字有談詩究乎而之句此齊之賸音有何可究宜其見輕於介甫

東方之日　二則

東方日月據薛君章句皆喻顔色盛美也漢樂府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爲男女對待之象說新而鑿

兩言東方雖屬興語意其人必居東郭有若東郭偃妹棠姜故事者然而不可攷矣

東方未明　二則

序云刺無節也大意已得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在序本屬贅語鄭箋以爲刺挈壺氏而序說愈形其拙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紆晦難通王氏藾氏皆不得解程子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集傳全用之知言哉

南山　四則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甚允吾無刪然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曲說乎五義難明放齋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近似

春秋魯桓三年會齊侯於嬴無媒而自請婚於齊始不正矣故坊記中子云男女無媒不成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即引是詩三章四章爲說

曷又鞠止東萊云鞠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

甫田　三則

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挂齒頰與或云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也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左右逢原此眞善說詩者揚子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節去二字此文人引古之法

朱葷東萊云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著厥德修罔覺非討功求益者所能與也集傳大吉亦同紬
玩末二句似有驚訝意當作歲月易逝勉人及時進德解

盧令二則

大吉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丘之說亦可
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
之中又貫二環也余謂詠及鬈偲即華元睅目于思之誚

敝笱載驅猗嗟共九則

猗嗟有展我甥兮句繫之齊可也敝笱載驅明明作自魯人
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
祝丘也魯史欲爲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

齊子字倣衛女繫衛例附諸齊風之末孰謂魯果無風哉
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敝笱不能制
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
之魯道有蕩亦據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
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
亦著其僭矣春秋卒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其意一也魯
詩之說喜得許氏為之印定若以諱惡屬之聖人則漢代傳
述之誤余於刪詩論及魯頌說中辨之不遺餘力即春秋書
公亦屬魯史舊文非孔子以此尊魯見余春秋義存錄
或問一文姜何以有四詩余曰南山齊人刺齊襄及魯桓也
敝笱魯人刺莊也載驅魯人刺文姜也猗嗟齊人美莊而刺

之也義固未嘗複出

序說以敝笱喻魯桓集傳以敝笱喻魯莊觀爾雅嫠婦之笱則桓公隕車久矣然以敝笱喻魯莊魴鱮喻文姜者亦失之敝笱在梁謂防閑已失與下齊子歸止其魚魴鱮謂醜類實繁與下其從如雲而刺莊之意見於言外朱子推演趙氏說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此意也不究六義徒較量於鰥魚之大小是不可以已乎

齊子豈弟極得風人之旨鄭箋解爲開明以對發夕而欲改豈爲闓改弟爲圛不惟於韻難叶風致亦復大減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

滔滔魯道猶須考核文姜之臺毋乃贅筆曾氏云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名物疏云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墪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

猗嗟名兮集傳以名爲稱不如毛傳目上爲名讀之覺穩楊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顋眉目之間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觀南宮長萬之勇莊公以金僕姑射而獲之則詩人所云禦亂者非虛美矣或云欲莊公之禦內亂非也篇中惟展我甥兮句稍露微辭餘皆賛歎而言外自有刺意與衛之君子偕老同一作法

齊襄之敢於殺桓與夫人之敢於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齊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宜復夫人親與乎弑如鄭莊之寘姜氏城頴而誓之乃爲權而得中趙氏所云誠敬以事毋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姜也厥後夫人如莒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旣卒而葬乃謚爲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書齊風後

堯峯汪氏序漁洋詩首及齊風謂雞鳴十一篇皆哀襄時詩即所謂齊音傲辟驕志者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子札別有見聞故有美哉泱泱大國風之歎又疑孔子刪詩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子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子札愚謂雞鳴齊之正風也當作於丁公三世之內還詩國史錄以見齊之風俗不必泥序說刺哀且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其歌法較勝列國是子札所由興歎也子夏所云齊音傲辟驕志當屬景公觀其以女樂貽魯又夾谷之會優倡侏儒爲戲而前有司以爲宮中之樂則新聲之興可知矣若謂孔子刪及正風理所必無疑孔子所見不逮子札竊謂魯人爲札歌齊不過略舉一二耳堯峯深於經學與吾鄉前輩朱竹垞差

肩今皆零落丘山無從質辯而余書晚出未知何人爲作亢晏序也

讀魏風二則

諸國有世家某公某人某事小序得据以爲說魏事史遷所不能述彼汾何臣園桃何君陟岵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之廉士其姓名皆湮没不傳序者無說可借竟等諸子虛烏有之屬如是而謂子夏作序乃斷斷無是理者隋唐諸儒皆崇信之無識甚矣蘓氏云魏地入晋例同邶鄘其詩疑皆爲晋而作愚謂唐詩終於晋獻魯閔元年晋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奚可例諸邶鄘哉惟公行公族以晋官而指爲晋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左傳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之始封特可知爲周之同姓而已豐坊魯詩世學云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按周書畢公之命在康王時爲嘗改畢爲魏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可知畢萬爲公高之後又云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晉獻滅魏滅耿霍畢萬爲車右故賜魏以賞其功而世學乃云畢萬降晉爲大夫得食邑於魏其說故與左氏相反且晉獻豈肯滅公高之國而仍與其子孫此皆穿鑿無理者漢地理志魏國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

北五里漢爲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縣盖即今蒲州永樂鎮也或者又因卜偃大名語以大名之元城當之如此著書豈不令人發噱

葛屨四則

序云刺褊也專解此詩下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乃統言魏風也鄭氏孔氏粗心讀之所由一悮再悮

全詩趨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縫裳要襋非不勤也左辟象揥非不有威儀也而無如褊心何也

毛傳於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於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

不敢當尊而左辟皆失作者之旨好人謂容好之人毛傳謂好女手之人更不可解

補傳分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殊昧古詩承接之法余所疑者好人提提下或脫却一語耳

汾沮洳四則

序云刺儉也又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中禮也集傳亦隱括其說玩篇中美如英美如玉猶夫所拈之式如玉式如金但可云刺奢耳安見其爲刺儉耶鄭箋云於彼汾水沮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則尤不知詩人興體

謝眺詩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謂美無限量也賛嘆尤深

惟殊異乎公路似含刺意葢與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

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左傳晉成公時趙括爲公族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即公行之官悼公時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公行公族晉重其官是蘇氏所本也補傳云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余仍斷爲魏詩何言之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試問魯人所歌何詩元凱固不能注漢後說詩者亦未能領悟葛屨詩以褊心爲刺故美其大而婉汾沮洳譏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知魏俗之崇儉矣季札聞歌而即知風人

之旨後人不能通微甚至目左傳爲僞書可發長歎

園有桃 三則

箋云魏公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豈惟不知興義而以殽列爲肴饌訓詁亦疎

是詩措詞遣調不異黍離轉折愈多愈妙箋疏皆失其解讀集傳一過於心快然

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亡桃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疑本韓詩內傳

陟岵 三則

不言巳之如何念親但述臨別諄囑語詩人固善於立言者

王右丞九日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葢從末

章翻出

李氏据左傳見獲於敵皆謂之止則此詩專指從軍不免太泥按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集傳作棄尸亦與死義複出

嗟予子行役嗟乃一字句也王氏聞句云文勢當然語意愈切

十畝之間　二則

此陶元亮歸去來辭非仲公理樂志論也當屬興體

小序閔於爲詩見魏爲晉滅動云其國削小鄭箋遂引一夫受田百畝爲說詎知唐叔封晉之初猶然疆以戎索也橫渠謂周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疑問遂謂人各受五畝

之宅行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畝之間持此以言詩而欲風雅不墜也得乎

伐檀 四則

孔叢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立言之道舉此皆可見彼而亦微有不同如此詩序云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出依孔叢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而時俗貪鄙槩可知矣

愚謂興多而賦少伐檀三句興有材不用也不稼不穡四句興無功得祿也末二句乃正言君子之厲志耳

名物疏云杭糯二稻皆可稱禾鄭司農云城市空地爲廛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爲伐檀音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　四則

錄此詩見魏亡之由與邶之北風鄘之萇楚情同而語較直

苹齋詩作三歲宦汝則爲臣去其國之作易一字而義頓殊傳寫可不愼耶

抑君似鼠畏人故也本臧紇對齊莊語或乃增入序說大鼠頤可比君乎從而甚焉宜乎有阿嬷之叢談矣碩當作鼫易

鼫鼠貞厲註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篇鼫鼠頭似兎尾有毛黃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以我爲勞也集傳皆用范氏說然對上之人而言則德與顧一例謂莫肯於我見德耳勞即先勞之勞

高誘注呂覽謂甯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雖古無據依而南山白石之歌必由後人擬作矣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之至戚雄歎其最有發明不知乃齊詩之殘膏耳

書魏風後

序詩者但知魏俗儉嗇因於彼汾園桃諸詩妄爲詮解愚謂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漢文惜

露臺之費宋武之葛燈麻拂史書傳爲美談孔門論說雖云國儉示禮亦云寧儉毋奢儉則烏可刺乎讀伐檀而終以碩鼠魏直亡於貪殘耳然魏與梁同一封域僖十九年梁亡公羊曰魚爛而亡也梁後亡而一詩不存更可憫矣

唐風說

集傳云不謂晉而謂唐蓋仍始封之舊號余請從而廣其說馬遷世家唐叔子燮是爲晉侯鄭譜因晉水而改國號從遷說也然遷自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皆無年數可推則其所見簡編寥寥無幾試觀衛世家悮以牟伯爲康伯似居康叔之上燕世家哀侯子爲鄭侯鄭既非謚而燕又無鄭地知世家不可全信也竹書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

之豈有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者据左傳穆侯稱晉孝侯稱翼孝侯子郤又稱鄂似左傳亦從地追書而從前本無定名至曾莊十六年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由是號稱晉國子孫世守厥後晉文晉悼入國之初皆朝武宮儼然以莊伯爲太祖矣國史編詩必從唐叔舊稱後嗣雖有沿革無不可統若但以晉稱蟋蟀儉勤本陶唐氏之遺俗晉焉得而統之耶盤庚改號曰殷在武丁可稱殷武而詩中推美玄王相土成湯者即於殷義不合故必稱商頌不得竟稱殷頌也名義之際烏可視爲末微而不加論次哉

蟋蟀三則

勤儉而思深憂遠葢即豳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

開國之始序云刺僖侯矣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夫禮豈虞樂之具乎措語尤乖

蟋蟀在堂据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証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乎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証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曾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職思其外毛傳謂禮樂之外鄭氏知其難通易爲四境之外亦近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集傳從之

山有樞 三則

集傳葢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陽陽皆一時未定之說馬融廣成頌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觀此數語則其經學之疎大槩可知愚謂蟋蟀蟨平調山樞蟨詭調倒以漢法有古詩樂府之分即時代之間濶可想矣

山有栲夕有杻魏善伯云杻字叶鳥則全篇可不必叶愚疑栲之與杻顛倒而悮其韻

嗣宗沉醉伯倫頌酒其諸得詩人之旨者與漢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無可如何而故爲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

哀乎與東都之和安矣況春秋以上之遥遥乎

揚之水椒聊 共五則

二詩皆憂曲沃之强忠於昭侯者所作也不敢告人其意正深於告椒聊之彼其之子顯外之矣

序云剌晉昭也此屬深文國人將叛而歸沃則尤不合當日情勢据左傳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其後莊伯弒孝侯於翼翼人復攻莊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豈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昭歸沃乎

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緇衣而失之子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

衣朱襮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李氏引田乞召公子陽生事以爲例嚴緝云此反詞以見意若眞欲從沃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爲破的

師服于成師命名即知晉之兆亂椒聊遠識亦其儔匹以聊爲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爲蕭畧之辭尤鑿爾雅有云栵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爲曲沃比得其義矣

綢繆二則

鄭氏泥婚禮以箋詩多失其旨此章及衛風匏葉尤令閱者霧迷五里孔疏以子兮爲自嗟歎集傳推衍其說似乎新巧而中章男女凌雜與鄭風野有蔓草均屬可商

愚謂後代成婚有為之郤扇調笑者蓋體源於是詩

杕杜 二則

詩故云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

其葉湑湑當從王氏訓為潤澤東萊解末句云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以申明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旨也頗勝集傳

羔裘 二則

今說以刺為美其悞甚矣金仁山作淫女之辭亦謬依序說

刺時者鄭箋云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而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李黃集解云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毆民也二條近似朱子直云不知所謂葢闕疑也

按全詩不甚費解但居居究究用字小異耳爾雅爲釋詩之祖既訓居居究究爲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余謂以究究爲待人之不恕訓釋當矣居同倨居居者謂持已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可爲明証

鴇羽二則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而非比不止憂父母而呼蒼天危苦之情更甚陟岵

据左傳隱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不爲無徵況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爲王前驅漫指從王伐鄭也

無衣 二則

至此詩而唐易爲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刺之說更無剩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爲天子猶覺未安据左傳莊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詩

中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爲六詩人似有微辭

李氏云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王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夫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未嘗刪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褒國之實曷嘗有取之之意

有杕之杜 二則

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据鄭譜晉無惠懷已下詩

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慶源輔氏云然吾亦等諸鄘風干旄不求其人以實之

葛生 三則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蘞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爲嫠婦之作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雜四言而實兩字叶韻又如式微式微兩字叠句豳風七月詩月字另須韻斷明於句讀乃可究論絃歌之法

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

曾齋以子美二字斥爲淫詩僕勿敢從

采苓 三則

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歐陽氏云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較諸箋疏差爲近理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詭諸之信讒而易樹歟六叠舍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歟人之爲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

書唐風後

或疑晉風終獻何以不錄重耳之詩曰有之秦風之我送舅氏送晉文也曹風之郇伯勞之譏晉文也編詩者例同齊桓而仇曹背秦二霸之正譎隱然可見蟋蟀而下杕杜好賢亦爲正風魯詩說以美晉文試觀十九年歸國以後用以圖霸者皆狐趙舊人曷嘗有中心好賢事僞傳襲用詩說以鄭之野有蔓草指爲臼季薦郤冀於文公其失更不待辨矣椒聊兩杕杜采苓末用趨體較諸陳齊衛鄭音節最爲近古

讀秦風

宣王封弟友於鄭較諸列國世次已近秦襄受封平王尤屬新造之邦季札聽歌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然則秦風之作由襄公既受岐地而後成其爲夏也大也小序欲與鄭友

比例以爲風始秦仲㑀矣按史遷秦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竊謂襄公之詩亦纂成於文世

車鄰駟驖共五則

樊噲排闥入諫中居嘉召斬鄧通觀此二事恭顯董賢之亂漢其機隱隱伏矣車鄰詠寺人駟驖詠媚子開國有此習尚而禍成趙高深識者即能見及必以爲孔子編詩之微意坐井觀天正此類爾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按史秦仲居秦亭爲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爲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鄰爲襄公詩庶

幾得之

有馬白顛舍人云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按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亦諸侯所有寵以將命在秦為創典耳

駟驖專為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錄以見秦俗也

載獫歇驕說文作猲獢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補傳云短喙非田犬也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是說與田畢而遊甚合

小戎 四則

此紫騮馬折楊柳之濫觴首誇軍容之盛旋述戍婦之情則秦風之雜也古詩十九首中東城高且長章法正與此同張伯起截作二首謬甚

朱倬詩疑問云兵車何以稱小戎余謂六月之元戎十乘陷軍之車也尋常兵車自當稱爲小戎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此詩之征伐復仇一語可爲左證

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集傳因之据考工熊旗六斿以象伐當是綴羽旗幟

蒹葭三則

詩乃懷人之作縹緲曲折在秦風別爲一體此與衛考槃晉杕杜不必細玩自可識其爲思賢操

謂西方美人之思可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爲秦棄周禮

黃茅白葦朱子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荄復生矣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王也溯洄溯游情深故王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亦善於說詩者也

終南 二則

据史秦襄公雖受平王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序云戒襄者非也

終南左傳作中南杜注在武功縣南今郿縣郡縣志終南山

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据栁子厚文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是終南者南山之總名也烏可以太乙一山當之

黄鳥三則

說見左傳漢世哀挽有薤露歌蒿里曲皆從此出

防禦即干城之義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良畏死也鄭箋作臨視其壙得之

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詠史亦云臨没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晨風 四則

小戎氣悍而色濃固非女子所及此則純乎閨中口吻集傳念其君子大勝舊說刺康棄賢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即扊扅歌今日富貴忘我為之意亦琴瑟調也箋以為代秦穆公責康公辭其說甚腐

說苑倉庚為子擊使誦晨風黍離以悟文侯可知戰國說詩猶然斷章取義不然賜子擊衣而盡顛倒之勅倉庚以雞鳴時至與東方朱明序說若何牽合耶

隰有六駁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崔豹

古今注云六駁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癬駁

無衣 三則

小序刺用兵也不得其作詩之由則姑以爲刺試思王于興師秦固未嘗如吳楚之稱王也而肯受其刺乎

左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于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功然則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況我送舅氏康公尚爲太子晨風無衣皆屬秦穆時無疑

與子同澤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

渭陽 三則

玩悠悠我思是康公送舅而念母也序說得之若以爲即位後詩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中多錯簡此尤顯顯在目者觀左傳可以斷後說之妄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鄭箋秦是時都雍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曹氏曰渡渭而送至渭北言其遠也

廣漢張氏謂康公後與晉戰怨欲害乎良心余觀殽之師隻輪不反令狐之役潛師夜起晉實背德何乃過秦

權輿三則

此所謂賢特彈鋏歌魚之屬耳張氏曰誦權輿其逐客坑儒之漸與 按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爲權輿

揚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亦用夏屋渠渠居食等耳鄭箋禮食大具升庵云即魯頌之大房俱可不從内方外圓曰簋内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

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守禮之士讀此詩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書秦風後

秦無正風其正者蓋已採在豳風二南矣小戎復讐無衣勤王其風猶近於正自商鞅變法文武成康之澤澌滅殆盡然吾謂商之於秦猶管之於齊特因之耳非能有所矯也幼讀左氏春秋竊疑季札觀樂何以知秦之興熟玩秦風十篇蒹

鼓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口誦心維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口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周光緗希茂
王宅揆庭三　仝校

讀陳風　一則

無關雎雞鳴之德有巫覡歌舞之娛陳風之變始自大姬而序以爲刺幽謚惡也墓門刺佗佗固可刺然序意亦延世家之訛以佗爲厲公耳如集傳則十詩九淫不啻鄭衛悉于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仍宗序說葢温柔敦厚比事屬辭詩與春秋固相爲表裏之書也

宛丘東門　共七則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以二詩爲巫風班史具有卓識

鄭譜胡公五世至幽公即當厲王時非沿史世家鈌譌耶惜無他書可以證爲某公然必刺其君上故云有情思而無威望也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豈有漸平之理

顏師古注鷺鳥之羽以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甚得詩旨迂仲駁之非是

毛傳以子仲爲陳大夫氏若𡚱子似不煩指斥矣路史注云

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疑其世次太後
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顔注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
第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泝濤迎
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粲
初讀朮章情濃于桑中詞艷于溱洧旣而思之穀旦云者即
九歌之吉日辰良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芳椒
成堂之語也

衡門 四則

序云誘僖歐陽極力推衍終覺牽合集傳隱居自樂而無求
則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以兼括
可以樂飢外傳作療飢康成非創改也然樂飢意味深遠陋

巷簞瓢不改其樂詩人乃能見及豈曰非賢

李迂仲曰榱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視富貴如浮雲耳余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

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東門之池 三則

明言彼美淑姬則陳之東門與鄭東門之墠差別謂男女會遇可也

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即此詩反語也以漚麻為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序云疾其君之淫昏思賢女以配君子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勞詩人為

褰修乎其失與衛靜女序同而此無彤管字更覺虛繆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内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楊 二則

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即鄭之丰可驗矣
鄭箋謂婚期必在仲春之月非也謂親迎之禮以昏時則可從

墓門 三則

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

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訊予不顧予當作而顛倒思予即所謂他日請念也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楳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按吳至壽夢始通中國若所傳非虛乃引舊詩以刺耳

防有鵲巢 三則

篇中有誰侜予美句當從序說憂讒不得例之王風采葛

宣公欲立嬖姬子欵而殺太子𤪌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

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

可指忠良爲淫慝乎按陳敬仲爲𤪌寇黨知其人亦非不肖

也

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讒則必有因而舊說皆曲惟歐陽

以旨苕爲苕饒牽蔓旨鷊爲綬草雜色成文義同貝錦者得

之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

甓言擁蔽也防隄也邛丘也毛傳以防爲邑博物記邛地在

陳縣北防亭在焉皆不必泥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月出爲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義無可更

此詩用字聱牙東萊以爲方言愚謂李延年新聲其三字句法祖此

不言夏姬言夏南集傳以爲風人忠厚學詩者知此則唐人之刺貴妃者當如子美之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不當如義山所云莫見洪厓又拍肩莫道人間總不知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按陳靈被弑在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此後無風余故斷爲太史克所編詳見魯頌說

澤陂二則

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作又云碩大且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爲淫也

魯詩說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爲近理按大戴禮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意者元所作與

書陳風後

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巫風薰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之脩大有關於家國也東門之池月出其詩皆淫至株林而君弑國亡衽席戈矛吁可畏矣夏姬妖冶過於褒妲亡陳之餘流毒未艾陳午幸而復立苟延一綫巳耳敬仲以覊旅之臣

竟爲代齊之祖鳳皇吉占一一響應異哉抑天所以報重華二女之德與

讀鄶風

鄶無世家故小序亦無所徵引韋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乃知楚世家所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古文鄶與會通猶夫五曰曹姓特以邾爲曹姓而非其名字也王肅云周武王封鄶子於濟河洛潁之間但詳其爵亦不能考其名要之如韋說則鄶之立國久矣蘇氏謂鄶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愚謂鄭之并鄶在平王時非如衛并邶鄘遠在肇國之初况季札觀樂邶鄘衛三國已合而鄶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若謂鄭并鄶

後如溱洧涣涣一詩採自鄶地則可耳

羔裘 二則

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詩說簡净頗勝箋疏

一羔裘也召南與鄭皆美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唐與鄶皆刺

所謂不稱其服者也

素冠 三則

此詩本言服制鄭氏引禮箋詩余固不嫌繁碎也素冠箋云

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爲素裳則泥按間

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据詩麻衣如雪素衣即麻衣純

用布無采餙也素韠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詩人雖不妨錯

舉亦何嘗稍拂於禮

勞心慱慱兮言見其持喪毀瘠而亦爲憂勞也

三年之喪先王合天理人情而定爲斯禮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無貴賤一也漢文令主首剏短喪之制遂使貴爲天子反不如士庶之家得盡其哀戚之誠豈非黃老之學悞之與

隰有萇楚二則

序云疾恣也又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爲說頗晦公手有云鄭先君通乎鄶夫人以取其國觀樂于之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集傳之說爲正

民困而音哀至此極矣疾讀一過覺與碩鼠苕華詞意相近

鄶欲無亡其可得乎通篇皆反興體

匪風　四則

小國詩人能以天下爲心而惓惓于宗國即入變雅可也然

匪風亨魚其體純乎風矣

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亦從匪兕匪虎章悟出

次章飄漂弔平上去自可通叶魏善伯云然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于鄶虢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與余曰咸林之民南保漢中者爲南鄭以其初

不顧徙也既顧徙矣是甘爲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衞想其盛鄶則憂其危耳

鄭滅鄶辨 附

鄭之滅鄶或以爲桓公或以爲武公迄無定論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但有寄孥之事而未能滅虢鄶也周語富辰諫王曰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是謂同姓相娶賣姓而亡也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

取其國而遷鄭焉是因寄孥之語而謂武公在鄶通叔妘以取其國也武公稱賢君滅鄶有之淫亟未必至是公羊不可從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亦載此事按桓公寄孥在既爲司徒之後三年卽死于戎方汲汲爲逃死之不暇而能爲此陰謀襲鄶乎韓非子亦不可從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爲晉文侯之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按史記年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西都畿内之咸林國號曰鄭集傳所云

在今華州鄭縣是也且虢鄶同滅紀年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是爲攜王平王四年鄭滅虢六年鄭遷于溱洧而溱洧實爲鄶地則其說自相矛盾以愚斷之滅鄶者鄭武公也而亦上奉平王之命旁假晉文侯之力其滅虢也以立攜王故而鄶爲其黨因之與虢同滅是固譎而近正者攜王旣誅平王以河內之地與晉以鄶虢之地與鄭故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公曰我先君新邑於此滅鄶之事當以左國參觀則自知顛末其餘似是而非吾無取焉

讀曹風

季札觀樂自鄶以下無譏今所存者特曹風即當時亦未必有滕薛小國詩也楚吳雖強其秀後出固宜無風獨蔡班先

衛文列會盟一詩不存其故殊不可解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初意欲据是說以存蔡風而義卒不可通漢書禮樂志有蔡謳員三人乃知蔡聲之淫猶鄭衛也曹小於蔡幸存四詩蓋振鐸之流澤遠矣

蜉蝣三則

表記所引子言專重歸字此斷章取義也自小序後無不以爲刺曹昭公詩彼善於此則東萊所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淫自喜乃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

此爲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

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據
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即曹赤所
殺之大夫而說春秋者俱昧其由
掘閱毛傳容閱也箋云掘地解閱疏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
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皆難通詩故云閱通穴管子
掘閱得玊是也蜉蝣今之飛蟻璞註璣疏謂有角甲蟲悞矣
候人三則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
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
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

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按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之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皆未可從

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鄭箋遂猶久也言不久其厚余謂不稱其服彖三百赤芾言之不遂其媾與季女斯飢相映媾作婚媾自通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遂之爲言稱也

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自況開楚騷無數法門

鳲鳩 二則

曹無令君可當此詩賢公子獨一子臧世次尤晚意必開國正風毛公訛其篇次耳詩含神霧云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然余三復鳲鳩曷嘗不莊重而舒緩

序云刺不壹也拘泥國風皆變之說集傳既以刺爲美余亦將改變爲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鳲鳩子七興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余舊說是詩未中肯綮翻從小雅鼓鐘淑人君子悟出橫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況一經而可使之觸背乎

下泉　四則

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遥對嚴緝云曹共之時襄王命晉文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下泉愧木瓜矣

前三章正興也末一章反興也下泉以喻晉之凉薄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晉執曹君不歸京師而以畀宋人王靈亦替甚矣篇中一我字三彼字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俱集之感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竹書昭王六年

王錫郇伯命是繼召公爲西伯也
或曰此非郇國之風而附于曹末者與余謂郇地入晉國名附見于曹特可以碩人之邢譚揚水之申甫許爲例耳然召伯甘棠郇伯膏雨至今流播人口創業垂統君子亦爲其可繼者而已

書鄶曹後

鄶風思王曹風思伯成童時熟聞斯義以今極思覃精終有味乎其語蓋在一時能見其大而於二詩仍不失其真也匪風第云周道云西歸下泉直云念彼周京四國有王其思王似甚于鄶而說詩者但以爲憂無賢方伯非熟於西東周之情勢烏知其言之不易與孔子曰我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坐而言起而行聖賢胸中各具成竹要皆因時而合義以温公之賢猶作疑孟殆亦可立而未可權也

豳風辨

讀詩至豳風體愈變說愈紛旨愈舛請一一從而明辨之小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所駁者而集傳以豳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據周禮籥章以爲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豳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即公所題鴟鴞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孔叢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暑迎

寒亦第名豳詩其後別之爲風者由祈年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而是詩固風體也豳雅豳頌本未嘗逸說在甫田大田载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篇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

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即可移風作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諸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詩太史之職鴟鴞至狼跋附諸豳風何居愚謂居東之說先儒未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東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閟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魯始自伯禽再徵書之金縢予小子其親逆自鎬至魯成王豈能涉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也且孟子不云乎太王避狄遷岐豳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

而所謂東人者岐人也即豳人也以豳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二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繼鴟鴞而破斧以類相從耳周樂次序豳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意謂豳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豳風為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誚試思七月一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旨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為變哉夫聖人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春秋者之瑣瑣焉寓褒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

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魯齊韓三家詩皆無七月篇什不備而漫持正變之說豈能紹洙泗微言

七月 九則

七月雖周公所作悉謂豳國舊必有詩如後代消寒九九之類因爲潤色成章爾

豳詩當用夏正一陽之月變例言日其正朔所由改與韻會

詩詁云周禮無田畯之職六遂中鄰里酇鄙縣遂之長高者爲大夫卑者爲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竊謂田畯本夏官何必證以周禮鄭箋欲改喜爲饎更不成文

倉庚采蘩鳴鵙秀葽之屬皆賦中之興也蘩非所以啖蠶前於召南已辨之逸齋補傳云蘩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女子

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于其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而嫁矣義勝集傳余謂無端作此情語故是風體

鄭疑莖爲王萯劉向說蔞味苦謂之苦蔞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萯即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蔞即呂覽中所謂苦菜者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毛氏從劉駁鄭似矣而亦未然按漢唐山夫人歌豐草蔞注云蔞盛貌則以秀蔞形草之緣猶夫以隕蘀形木之落耳

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一名絡緯近人謂之絡絲娘固非螽屬亦與蟋蟀判然也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詩連及之春酒凍醪也孔疏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入爲上出爲下蓋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也執宮功當指力役而言亦見先公後私之意

藏氷開氷詳見左傳逸齋極詆鄭氏三分七月之鑿乃忘中豈卒章之語截爲十五章豈知是詩作八章讀始覺氣厚而神完蘇氏云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于地中如蘇氏說是聖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失其旨矣王氏云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于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氷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爲害夫先王藏氷正欲儲爲春夏之用豈以有害于陽而鑿之耶如王氏說春秋何

以三書無氷

朋酒羔羊謂農事畢而燕樂耳躋堂稱觥毛傳以為學校誓衆之禮孔疏以月令大飲烝為據義雖可通不如王氏直訓君公之堂與上文為裘獻豜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爾時君民一體可與此詩參觀

鴟鴞 四則

武庚逆謀雖露而迹未顯然故篇中但喻邦家新造之難宜為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既取我子句微示其意

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

忍陷于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非下愚亦當有悔心焉

居東非東征九峰蔡氏本馬鄭而詳辨之余觀越絕書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讒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古人亦有見及此者但既云辭位矣而妄稱巡狩未免汩于荀卿攝天子位之說

集傳以鴟鴞爲誅武庚後作觀與九峰論書手帖知朱子于詩心識其訛而不及改者多矣

東山破斧 共七則

漢魏鐃歌所自出東山一篇情文備美非周公之才洵不能作

後人西笑之語亦從西悲翻出烝升也敦同墩伊威俗名潛駞非爾雅所謂鼠負宵行如蠶吳越是處有之但其光在尾不在喉下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

小序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則與二章之思複出余謂章意重我征聿至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既見而追數之也邵子皇極經世書東征在丙戌年平于戊子按居東二年然後東征當屬戊子而平于庚寅

親結其縭郭璞曰即今之香纓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于人也按婚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不曰親脫而曰親結見詩人用字之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惟聖人爲能言情季札

聞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正指是詩而

漢儒悞以七月當之

嚴緝不曰弓矢干戈矛戟而專言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

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久而破缺也据

嚴氏説則錡當作釜鬵銶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朱子語錄云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又云見得周

公心始得傳中推衍二義直使破斧一詩可與大誥多士多

方相爲表裏

范氏曰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

民墜于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

厥罪惟鈞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范說頗能抉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惜乎集傳僅錄前半

伐柯 二則

毛傳引而不發鄭箋失之魯詩說管叔以殷畔衛大夫議迎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三公皆爲鑿空之論集傳巧矣細閱詩詞不似全然比體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衍毛義竊謂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以美周公者刺桓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車舝之四

章亦以析薪爲興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雖斷章取義而以君子治人釋之皆可爲吾説佐證

箕子封朝鮮施教八條而男耻爲盜婦女貞信飲食以籩豆聖人之移風易俗如此其神速也周公居東以禮化導民人悦而安之婚姻其一節耳舊説惟歐陽本義稍優然必諷諭成王終落科臼

九罭 四則

合衮衣章甫之歌而讀之見大聖人過化之妙

朱子語録云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句後之説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愚謂説之當者雖起詩人于九

原而質之不惑豈獨九罭一詩爲然哉

鱒魴大魚而處九囊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于東方非其宜也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東人願公之留而預知其不能留立言曲折耐人含咀

語録又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自有此體

狼跋　二則

以狼興公凝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顚躓而歸美于公之居東爲能身名俱泰也如我說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其義亦合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于受僇大霧三日所引二事皆舛

劉原父七經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遜皆非余作豳風辨以東人爲即豳人得劉氏說不勝眉舞

書豳風後

黃實夫金仁山皆以七月爲豳之舊詩非周公作愚謂是詩揮霍三才囊括萬有而其間脉絡分明循環變化較東山更高一格非周公大聖孰能具此詩筆耶大抵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二者其病適均晦翁于破斧九罭二詩自謂推見至隱夫以意逆志說詩之大綱也間舉一二爲學人啓發耳余讀二南十三國風諸家說之不醇不備者往往情想參驗而得之蓋本諸心理之同參以情勢之異六

經詩我而後可以註六經我註六經而後可以通一經噫難言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五終